

■ 张明方 著

深圳

出租屋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张明方 著

深圳

出租屋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深圳出租屋

张明方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42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7—216—03220—9/I·282

目 录

第一章	邂逅特区	(1)
第二章	冤家路窄	(32)
第三章	疑困难解	(58)
第四章	两情相依	(80)
第五章	房东失踪	(104)
第六章	负气出走	(124)
第七章	往事依稀	(146)
第八章	端倪初见	(166)
第九章	石出水面	(188)
第十章	依念难舍	(210)
第十一章	痛苦分离	(232)
第十二章	藕断丝连	(254)
第十三章	搬家风波	(278)
第十四章	生日之谜	(300)
第十五章	风雨南国	(322)
第十六章	地久天长	(344)

第一章 邂逅特区

1

陈莉到深圳的第一天，就把身份证和所有的钱全部丢光了。身在异地，举目无亲，她吓得不知所措，心里一阵阵慌乱。

钱和身份证是刚下火车不久丢的。当时，陈莉随下车的人流走出深圳火车站，一下子感到全身燥热。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南方，来之前她听说南方热，但也没想到热得这样厉害。她一看街上的行人，也难怪，满街匆匆行走的人，都是穿的T恤衫、短袖衬衣、短裙等夏装。深秋的天气，四川老家大山沟沟里很冷，她出门的时候，穿了一件线衣，妈妈怕冻着她，又给她加了一件夹袄。她明白了自己热的原因，要快找个地方把身上的夹袄和线衣脱掉。

在站口，她一抬头，看见那湛蓝的天空中，一群大雁匆匆地掠过头顶。她想起读书时读的那篇课文：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摆成个人字，一会儿摆成一字。这真是一群小精灵！它们也知道在收获的金色季节，飞向这片热土。

她眼前，宽阔流畅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顶端好像直插在云天之中。她很快感到自己是这座现代化城市中的一个不协调的音符。其实，除了她自己不自在，谁也没有注意她。她后来才知道，深圳像她这样的打工妹太多了。因为热，她也顾不上欣赏那街上的繁华，急匆匆地向车站大楼的卫生间走去。

她拧着土布包，走到卫生间口。她不敢进去了。奇怪，怎么男男女女都从一个门里进出。她鼓起勇气向前一看：呵，原来是一个公共厅。厅里有一排精致的镜子，下面一排漂亮的水盆和水龙头。她穿过公共厅，推开一个标有高跟鞋标记的门，赶快脱掉了棉袄和线衣，叠好后放进了旅行袋中。一股热气散开了，她吐了一口气，真有一股说不出的痛快。从里间回到公共厅，她忽然想起在火车上，自己的手不慎被邻座的机油弄脏了，她拧开水龙头，洗了好一会，怎么也洗不干净。突然，她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小伙子的面孔。她先吓了一跳，后来，她明白过来了，人家在等她的水盆。她忙甩甩手上的水，准备走。这小伙子笑着开口说话了：“别忙，你还没洗干净呢！你把那挂在墙上的皂液，用手搥一下，它就会流出来，那玩意一下就能洗干净。”

这花花绿绿的时髦城市，使陈莉对一切都存有戒心。她没有理这小伙子，也没有用那什么皂液，扭转身，拧起自己的包匆匆走了。

小伙子洗完手，发现地上有一个小包。他知道这是刚才那位女孩子掉下来的。他抓起包向门外追去。他一边追一边喊：“小姐，你丢东西了，你等等！”

陈莉丝毫没有听见，快步向公交车站走去。陈莉上了车，车是开往西乡方向的。她听人说那边工厂挺多，也许就业的机会就多些吧。由于路上有点复杂，车一开始开得并不快。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喊：“停车！请停一下车！”售票员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把头伸出窗外，说：“别跑了，等下班车吧！”

“喂！你听我说，我不是要搭你的车！你车上那个黄衣服的女孩东西掉了，你停一下，我给她！”

售票员回头问陈莉：“姑娘，这人好像是找你的，你有东西掉了吗？”

陈莉一愣，想了一下说：“我没发现掉啥子，这男娃在厕所里就找我说话，我没理他。”

车还是停了下来。司机伸出头，回头看着小伙子向自己的车跑过来。他在等这位送东西的小伙子。

就在这时，陈莉旁边坐的一位胖女人忽然大声说：“司机，不能停车等他，快开车！真的，快开车走！”

司机一惊，扭头问道：“为什么？”

胖女人：“这人不是骗财，就是骗色。刚才你没听说，在厕所里，这家伙就搭讪。人家姑娘没理他。这姑娘没掉东西。这种事，报上常登。你看，是不是？现在，他又找借口追过来。快走，别理他！”

小伙子已经追到离车一两米的地方，车突然又加速了，很快把小伙子甩得无影无踪。

车内，售票员开始卖票。

售票员走到陈莉身边问：“边斗？”

陈莉愣住了，睁着两只大眼睛问售票员：“你讲啥子？”

中年胖妇女忙热心地“翻译”：“她问你哪里下车？”

陈莉一笑：“啊，对不起。我不懂粤语。我到宝安。”

售票员再不用白话了：“四块钱。”

这下就该陈莉发慌了。她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装钱包的小袋子。她急得满头大汗，不一会，泪水夺眶而出。陈莉一边找，一边自言自语：“完了，完了，可能掉到火车站那个卫生间里了。怪不得那个年轻娃儿狠起命来追我。”

一位三十来岁的打工模样的人问：“里面有些什么？”

“我的钱全部在里头，共有两千多元钱，还有身份证。”

“那你完了，深圳这地方，像我们这些外来人，没有身份证，办不成暂住证，真是寸步难行。我到过不少城市，哪儿都比这个地方松一点。本来人家小伙子已经追上了，就是这个女胖子，一个劲地要开车。开得好，害了人家这个姑娘。”

车上有人问：“第一次来深圳吗？”

“第一次来，想在这里找工做。现在啥子都没得了，这哪个办呢？”陈莉急得六神无主，泪流满面。



在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有一座带庭院的小楼。

这是香港小老板王大财，为他的“二奶”罗宝珠和自己的居住而建造的。因为房间较多，也对外来人员出租。一楼多的一间房租给从湖南来的做猪肉生意的李春生、吴桂花全家。二楼有三间房，已出租了两间。一间租给一位从湖北来的建筑装修小工程队承包头赵德富，另一间租给从四川来的打工妹阿珍。

二十五岁的罗宝珠是贵州人，来深圳已经七八年了，一来就在王大财这个玩具公司打工。不久，她发现这个四十岁左右的香港老板王大财，总爱跑来检查自己活儿的质量，有事无事总是跑

到自己跟前，满面笑容地谈天说地。她自己知道，在这一群打工的小姊妹中，她是长得漂亮的。能有这样一位香港老板的青睐，罗宝珠当然是受宠若惊。时间一长，也真的产生了感情。她也明知他在香港有一个老婆，叫方芬。她自己也搞不清就这么一天一天的下来，她竟爱王大财爱得死去活来。王大财当然也是很爱罗宝珠的。要她长期做这样繁重的工作，他心疼。搞其他管理工作，她的文化水平又太有限了。不如干脆包养起来。自己在深圳也算有个家了，也有人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前两三年，他买了这块地皮，盖了这栋小楼。不久，他们同居了。王大财年轻时在香港，几个朋友总是隔三差五地到风月场所去玩，他也染上了爱泡女人的习惯。同居以后，刚开始，王大财还十分老实，天天守着罗宝珠。时间一长，他的寻花问柳的老毛病又犯了。即使有年轻漂亮的罗宝珠放在家里，他也常常彻夜不归。

下午五时许，出租屋的大厅中的电话铃响起来。

罗宝珠从自己房间走出来拿起电话：“喂，是大财呀。怎么，你今天下午又不回家吃饭？”

“我今天要陪一个客户吃饭。”电话里传来王大财的声音。

“陪客户？陪谁呀？”

“香港的钱老板。”

“香港的钱老板？钱老板不是昨天去伊拉克了吗？又是哪个钱老板？”罗宝珠穷追不舍。

“那是小钱，这是大钱！”

“那是港币，这个是美元是不是？你别给我胡扯。喂，你车

子里好像有个女人在哼歌呢!”

“是车上收音机在放歌。”

“来，来，你把收音机关掉试试。哎，你听到没有？我听到收音机还能说话呢！收音机还对你说：我偏要唱？”

“你是不是听错了？”

“好，好。是我听错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我又不是傻瓜。算了，不多说了。晚上几点钟回？”

“现在还说不清，反正我尽量早点回来。”

罗宝珠无奈地放下电话机，在大厅中的沙发上闷坐了一会。最近，她特别喜欢唱一支叫《闷》的歌。她叹了一口气，轻声地哼起这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地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都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

吴桂花走进了大厅。

吴桂花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长得胖胖乎乎的。她不随波逐流，去喝什么减肥茶，吃什么减肥药。她反倒很欣赏自己的身材，她总说，女人不丰满，哪来的性感？刚来深圳的第一天，一切都没着落，她和丈夫、孩子在一家打折的酒店住了一夜。在卫生间洗澡时，当她脱得赤身裸体的时候，她还对着那面大镜子照了半天，自我欣赏了好一会儿。她觉得自己全身皮肤白白嫩嫩，光光滑滑的，如果说自己的肚皮像一个微微凸起的，弧形的原野，那么，两个乳房就像两个耸起的覆盖着柔软的大雪的大山丘。她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肥白的大屁股，心想：这才是女人！她和丈夫李春生在湖南一家国营企业双双下岗，经人介绍来到深圳

做起猪肉生意来。她夫妻俩和孩子李玲租住在罗宝珠的出租屋里。今天进城办完事刚刚回家。

罗宝珠问吴桂花：“你那口子呢？怎么没一起回？”

吴桂花答道：“还没忙完呢？他还在忙，要等一会儿才能回。”

罗宝珠：“男人还是没钱好啊！你看大财，和我在一起，好了不到一年，现在又老不回家了。前段时间，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少，要回家吃饭才给我打电话。我一想，不正常，应该只有不回家吃饭才给我来电话，哪有回家吃饭这正常的事还给我来电话通知我做饭，那他不成了客人？那我这儿算什么？算旅店？不行，后来我规定：反过来，不回家吃饭给我打电话。结果，吴姐，你说怎么啦？以前很少接电话，现在几乎天天接电话。”

吴桂花：“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不坏，你怎么爱上了他？”

罗宝珠：“你是在哪里听到这些屁话的？你家李春生不坏吧？你爱不爱？”

“哎，宝珠，你楼上前几天租房的那个姑娘，还蛮好相处的。”桂花知道罗宝珠内心的苦衷，再说下去不好，有意变了一个话题。

“啊，你是说那个四川打工妹阿珍？”

正说到这儿，阿珍下班回来，推门走进大厅。

阿珍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长得端端正正的，但不属于那种长得漂亮的女孩子。罗宝珠笑着对她说：“我们正提到你

呢!”

“我有个啥子好提的嘛!两位大姐,你们说我啥子?”阿珍笑道。

罗宝珠:“吴姐说你好相处,真的,没骗你。”

阿珍:“哟,我太高兴了!两位大姐,没得啥子事吧,那我先回房间去一下。”

阿珍准备上楼,忽然听到吴桂花说:“我今天进城,回来的时候,在车上碰到一个四川妹子,讲话和阿珍一个样的味儿,别说,那四川话还是蛮好听的哟。”说到这里,吴桂花叹了口气,接着说:“唉,这个女孩子真倒霉。不提这件事了。”

阿珍停住了,扭头问:“为啥子不提?给我们摆摆嘛!”

吴桂花:“好吧,我说。是这么回事:在火车站,我刚刚上车,跟在我的后面就上来一个妹子,也是你们四川的。”

阿珍:“四川人在深圳就是多嘛!”

吴桂花将车上的情况给罗宝珠、阿珍说了一遍。

罗宝珠听完之后,关切地问:“那后来呢?”

“后来,车上的人,你五元,他十元的,给她捐了一点钱。”

罗宝珠:“看来,车上还是好人多,你也是一个好人,你要车走,也是好心嘛!”

阿珍:“桂花姐,那你捐了多少钱呢?”

吴桂花:“我身上没带多少钱呀,大概只有一百来元吧!都给她了。这事吧,也怪我多嘴。我一直很内疚。可恶的是车上的那个人,一直还不松气,口口声声,左一个女胖子害人,右一个

女胖子多话，指责我半天。你们说，我胖吗？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丰满，是不是？”

罗宝珠：“胖什么？你不也就只有一百四五十斤吗？”

吴桂花：“天啦，一百四五十斤还不胖呀？哎呀，再不能闲扯了，待会老李和孩子回来没饭吃。”说着，她跑进了厨房。

3

清晨，罗宝珠正在大厅财神爷神龛上换香。忽然门外有人喊：“屋里有人吗？”

罗宝珠忙答道：“有人。谁？有什么事？”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长得很帅气。他叫刘勇，今年二十三岁，江苏人。自己有一段曲折的身世。母亲临死时，告诉他一个隐瞒了二十多年的秘密。母亲告诉他，他前不久因车祸死去的父亲老刘是他的养父。他的生父现在还健在，在深圳工作。自己年轻的时候，曾与这个人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过去的积怨，他们从未联系过。生父的地址、工作单位都是她从别人那里打听来的。母亲知道自己病情已十分危重，想到将来自己一死，刘勇就是父母双亡，又没有弟兄姊妹的一个独人。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把他生父的情况告诉他。自己过世后，刘勇多少有个亲人。再说，他自己的身世，也应该让他知道。母亲把刘勇叫到病床前，小声吩咐刘勇拿纸拿笔过来，正要告诉生父姓名和地址时，一口气没上来，与世长辞了，把这个疑团留给了刘勇。几年来，刘勇跑运输也赚了几个钱。他拿定主意，决定南下深圳，一边打工，一边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的生

父。

没想到，他正好与陈莉同乘一次列车到深圳。在卫生间，是他捡到了陈莉的小包。当时，他没有追上陈莉，但他看见她乘坐了去西乡方向的车。反正自己来深圳也没有什么目的地，于是他也乘上与陈莉同方向的车，来到了宝安。昨天到得较晚，在一个排档里独自吃了晚餐。后来，找了一个招待所。今天，开始寻找出租房。

刘勇问：“你门外贴着一个《房屋招租》，是有房吗？”

罗宝珠：“你要租房？”

“嗯。”

“几个人住？”

“我一个人。”

罗宝珠：“刚好还剩一间。我这里是这样：楼上三间小房，楼下两间大房。楼下呢，我的厨房和卧室、卫生间是一套，对面租给做猪肉生意的一家人。楼上呢，三间租了两间，一间租给了一个单身男人，另一间租给了一个打工妹。卫生间呢，你们房内有，厨房是大伙共用。听明白了没有？”

刘勇：“这栋楼该不是一个香港老板盖的，把你包养在这里，看见房子有多，顺便出租的吧？”

罗宝珠：“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刘勇：“啊？！你也是这种情况？”

罗宝珠：“什么我也是这种情况？还有谁？”

刘勇：“哎呀，多着呢！我跑了几家，全是这样的。刚才一

家，我敲门，出来一位和你年龄相仿的少妇，手里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婴儿。我问她：有房出租吗？她回答：有是有哇，就是我不能当家。我问：谁当家呀？她答道：我老公当家。我又问：你老公到哪里去了？她说：到香港他老婆那里去了。越说我越糊涂。你听听，她的老公现在到他的老婆那里去了，不在她身边。为了弄明白，我又问：这孩子是谁的？那少妇很瞧不起我地说：这当然是他儿子啦，这都不懂？我愣了，还确实没懂过来。一想，也是，跑这大老远的，不长见识，怎么对得起路费？”

罗宝珠一听，心里有点不舒服，于是重重甩了一句：“到这里，你以后长见识的东西还多呢！”

这时，王大财回家了。王大财，年近半百，中等相貌。深圳一开放，他就和几个朋友过了罗湖桥，在深圳找项目。后来，他们办了一个玩具公司，经营得还不错。风流成性的王大财，觉得在内地要比在老婆身边更方便，因此主动要求来内地主持公司的经营。现在，他满面红光，打着饱嗝，叼着一支烟走过来。问刘勇：“先生要租房吗？”

“是啊。”

“还就剩一间啦，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房间。房内陈设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一个挂衣柜，一把椅子。

刘勇在房间看了看，说：“这房还凑合，老板，开个价啦。”

王大财：“不会收你贵啦，一个月四百块，可不可以啦。”

刘勇：“什么？就这一间单房，一个月租金要四百？用你们

广东话讲，你有冇搞错？这一间房，在我们内地，一百，最多一百五。”

王大财：“哪里贵啦。深圳和内地不能比的啦。在这一带我这房间算便宜的啦。”

正在这时，李春生走了进来。

李春生：“听说又来了一个新邻居……”

王大财忙把李春生拉过来，对刘勇说：“刘先生啦，这位是我的房客李先生啦。李先生，你说说，是不是我的房子便宜你才来租的啦？”

李春生：“不是啊，我是来谈租房的时候，发现老板娘年轻漂亮，就不想走了，就这么租住下来了。”

突然，一只胖手从后面伸过来，揪住他的耳朵。

“哎哟，哎哟，好痛，快放开。”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吴桂花那张胖脸和一双愤怒的眼睛！李春生歪着头，说，“老婆，你快松手吧，我受不了啦！”

王大财笑道：“多揪一会，不能松啦，看他以后还给不给绿帽子我戴啦。”

吴桂花：“还乱不乱说？”

李春生连连求饶：“我保证只许我规规矩矩，不许我乱说乱动，如发现我死不改悔，决定揪掉耳朵，并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刘勇觉得这老板人还很和气，很好相处的。俗话说，住街坊，和邻舍，人和万事顺。可以，就住这儿吧！于是，他说：

“行啊，租下了！”

王大财问：“先生贵姓？”

刘勇：“我姓刘，文刀刘。老板贵姓？”

“我姓王，叫王大财！”

“哎，小伙子，你过来，让我看看你。”吴桂花盯着刘勇看。

刘勇被弄得蒙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王大财奇怪地问：“怎么啦？你以前认识他吗？”

吴桂花：“别打岔。”

刘勇莫名其妙地问：“怎么？我脸上有什么？”

李春生问：“你这是闹的什么名堂？”

吴桂花：“就是他，我给你讲的就是他！”

李春生：“你给谁讲？讲什么就是他？”

吴桂花：“呵，不是跟你讲的，你看我这记性，是跟宝珠和阿珍讲过的。”她对刘勇说：“你，你就是那个跟在车后面追求，啊，不停地追求，啊，追求那个穿黄衣服川妹的那个小伙子，对不对？”

刘勇：“当时你在车上吗？”

“对呀，我和那女孩子同坐一排。”

刘勇：“大嫂，那不叫追求，那叫追！你怎么说话，别把我吓一跳！”

王大财：“反正在我听来是一个意思，你们大家看呢？”

李春生：“是啊，追和追求是一个意思呀！比方说，你喜欢某个女孩子，我们说，去追她。这不也是追求吗？”